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集文公忠文真生先山西

(二)

撰秀德真

行發館書印務商

集文公忠文真生先山西

(二)

撰秀德真

萬有文庫

種百七集二第

王雲編纂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

對越甲藁

奏劄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時爲太學博士，通謝使許舍人矣。以是日出門。

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爲之旰食焦勞者，二年於茲矣。天啓睿謀，迄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借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其嫚，則爲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謹。曾亡留難，竊揆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爲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得以闖吾之情，而滋漫我之意乎？雖然，此旣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之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爲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爲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讎之復。

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蚤朝晏罷，臥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耻。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爲仇讐之役，而非用權以斬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莫棄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絕鄰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已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爲法，而以六國之事爲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爲相，盡更王安石新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爲更化矣，而虜之桀驁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爲尙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爲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強，虜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况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恃我者太重。一箇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鴉毒之禍作，浮淫冗蠹之事興。彼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而吾傍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爲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爲權宜，以修德行政爲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於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防，凜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賤微，乍對清光，輒竭望堊之思，惟陛下財擇。

伏觀慶元以來，柄臣顥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闊博大養士氣，以廉恥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爲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爲矯異俗之行，不以爲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脈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己之論，用險膚亡行之人士，有不爲利疚，不爲勢忧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於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爲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爲心腹；濱抑賢雋，甚於仇讐。有如至誠憂國以爲忠，犯顏切諫以爲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爲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爲學，修身潔己以爲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爲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循默謹畏爲當然，以清修自好爲不情，以頑頓亡恥爲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繫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吏皂隸，稍掘寸權，則輒湊其門。

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尙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爲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爲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得尋旨依。

三

臣恭惟陛下天資仁恕。矜謹庶獄。藪然有祖宗之風。真祈天永命之本也。然臣竊觀四方郡國之間。猶有亡辜而致死。有辜而逭刑者。推原其故。豈非典獄之官。未盡得其人乎。蓋天下之獄。起於縣而成於州。審訂其情。而研覈其實。皆州郡獄官之責也。獄官而非其人。則委成於吏手。變亂於賄賂。何所不有。郡守不能盡知也。提點刑獄。不能徧察也。繇是而上之朝。雖刑寺審詳之。憲部讞決之。淑問如皋陶。不過憑已成之案牘。少加考閱焉耳。本源既失。救之末流。何益哉。臣愚竊謂獄官之任匪輕。而獄官之選未重。有如特奏之授官。胥吏之捕官。入粟之拜官。其間非亡材且能者。然榮進之路既窮。苟且之念易啓。精明廉潔者常少。昏眊貪饕者常多。顧使居典獄之官。任民命之寄。臣未見其可也。且一尉之微。近制猶不容以特恩授。而百里之宰。胥吏入粟之流。未嘗得預其閒。蓋以近民之官。當重其選也。何獨於獄官而輕之哉。臣願陛下念仁政之當先。軫民命之至重。明詔銓曹。自今差注獄官。非進士任子。歷官無過。與關陞及格之人。不許充選。其特恩雜流之見。爲獄官者。委監司守臣。擇人保奏。兩易其任。待闕未上者。改注他官治獄。有稱者。監司守臣條其實狀以聞。與量減舉主之數。其贓污不法者。令所屬按刻。重寘典憲。蓋注授不輕。則

人知自重激勸有方則人知自勉庶幾小大之獄必察以情所以惠民生而召和氣非小補也儻臣言可采乞付有司詳議施行

得旨送部勘當尋施行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一時爲校書郎

臣寒遠書生至愚極陋去夏四月嘗因面對冒貢瞽言陛下不以爲狂俯賜嘉納今者又獲進瞻天光不於此時罄竭愚忠裨萬分一臣實有臯臣聞董仲舒有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自知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竊惟漢儒之言天未有深切著明如仲舒者臣濫綴館職獲觀太史所申邇日以來災眚荐至兩旬之間暴風再起三月丙申都城雨雹越八日癸卯熒惑失次行入太微干犯執法己酉之夕留守掖門譴告丁寧可謂至矣而蝗蝻餘孽寢寢復生陛下恭儉慈仁對越無愧而和氣未應咎證遄臻臣愚無知未測其故意者上天仁愛昭示戒儆欲使陛下君臣之間思先格王所以正厥事者乎臣敢條上四說惟陛下財幸一曰親正人臣謹按漢初元二年正月暴風從西南來翼奉以爲左右邪臣之驗延光二年三月大風拔木史臣以爲親讒曲直不分之應今陛下推崇耆哲褒顯忠良所謂讒邪萬無此理然臣竊聽衆論或謂正人雖進用而委任未盡專小人雖退斥而僥倖未盡塞名雖好忠而實則喜佞故諫爭之途尚狹忠鯁之氣未伸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願陛下親近端良優容切直知賢而任之則勿貳知邪而去之則勿疑然後政治可興而天心可假矣二曰抑近倖臣聞之傳曰陰氣之精凝而爲雹故劉向以爲陰乘陽之證孔季彥以爲陰乘陽之證考諸前代凡妾婦乘其夫臣子倍君父政權在臣下夷狄侵中國皆其事也求之

今日固亡此患然臣竊觀近者一二詔旨或從中出廷尉之官不得守法環列之職驟畀非人更化之朝詎所宜有意者左右近習之私甘言卑辭之請未能以盡絕之乎夫陰邪之類長則陽剛之道缺致異之原其或在是臣願陛下遵仁祖之規責大臣以杜衍之事深遏私情大融公道以潛消陰盛之譴則升平可致矣三曰除壅蔽臣謹按漢天文志熒惑南方爲禮爲視禮虧視失則罰見之又太微天廷熒惑守之爲亂臣在廷之象陛下恭畏自將動循典法固無一不合乎禮矣意者萬事幾微或未盡察羣情邪正或未盡知故上天因之以視戒乎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洪範五事之證昭然可考臣願陛下體重離之照炳獨斷之明察事幾於兆朕之先燭物情於隱伏之際使姦邪不能壅蔽則火得其性而災害熄矣四曰去貪殘臣觀春秋威公五年秋螽說者謂貪虐取民之所致漢光和元年蝗蔡邕謂貪虐之所致曩者權姦當國寵賂日章州郡監司掊克取媚愁苦之氣干盪陰陽餘毒遺殃迨今未歇比者固嘗遴監司之選重贓吏之罰而守令貪殘者尙多苞苴餽遺者未戢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推行減否之令申嚴賄賂之禁庶幾民瘼可瘳而天變可弭也昔者成王悔過天雨反風景公一言熒惑退舍宣帝因雨雹而躬親萬機太宗因旱蝗而益施仁政致治之效於今可觀陛下誠能側身修省於其上大臣誠能同心變理於其下則轉異而祥反掌間耳抑臣復有獻焉夫天人一理感通無間民氣舒慘則天心應之三數年來生靈窮困可謂極矣淮民流離死者什九僅存者餧粥弗給旣斃者亡所蓋藏陛下軫恤之仁無往不至而有司奉行未得其術江淮之間以人爲糧者猶自若也欲望災沴之銷其可得乎側聞兩淮蹂躪之餘種麥亡幾誠恐風傳過實或誤宸聽謂麥熟爲可恃而不復廣爲振救之策又聞廣南數州粒米狼戾臣願斥內

帑封積之儲及今收糴以濟其饑是亦振救之一端也方今元元之命寄於陛下倒垂之急近在目前幸哀憐而亟救之庶幾人心可回則天意自解不然愁歎日滋變異日熾臣未知其所終也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二

臣伏見近者諫臣抗章論及史事明詔亟俞其請蓋將勒成大典以示方來非小補也臣以非材備數文館玉牒會要皆預討論敢緣所職妄有陳述臣恭惟陛下賢聖仁孝自昔著聞甲寅之秋肇履大位蓋出於光皇付託之誠憲聖擁佑之力而大臣寔奉行之授受之間粲然明白秉史筆者固宜鋪張其實以詔萬世而臣伏觀玉牒會要所書大抵承迎侂胄之意而夸大其功欺天罔人莫此爲甚昔紹聖中姦臣用事被宣仁以奪嫡之謗加蔡確以定策之名顛倒是非終危宗社今陛下躬膺祖宗神器之重而簡冊所記顧歸功一賓贊之小臣傳之萬世何以爲法況凡受恩之人豈無報復之念儻不亟加辨正異時或得藉口以逞其私紹聖崇寧之禍可鑒也臣側聞嘉定元年二月議臣有請命史官取紹熙五年以後至開禧三年以前史院文字并日曆時政記凡涉誣罔悉行改正陛下旣俞之矣歷時寢久必已成書臣願特降睿旨命國史實錄院具所修事節上之朝廷看詳允當卽頒下玉牒會要所參照重行修纂上以光聖朝楫遜之美下以杜姦黨窺覬之漸天下幸甚臣又聞熙寧中王珪建言國朝會要朝廷檢尋故事未嘗不用此書然止修至慶曆三年又當時亟欲成書又欲廣其部帙故其間尙有遺事而所載頗多吏文恐不足行遠乞自慶曆四年以後續修其舊書因而略加增損庶成一代之典制可其奏迨書成自建隆迄

元豐僅三百卷紀載最爲有法後莫能及臣伏觀皇帝會要自紹熙末至嘉泰初財八年耳而爲卷已百五十殆欲廣其部帙之過觀珪所修臣僚論奏止撮其要今或全篇紀錄一字靡遺至於文移行遺語涉俚近者亦或未皇刪潤臣恐難於傳遠如珪所慮也又嘉泰二年以來凡八載矣朝廷行事可紀甚衆必俟有旨修進然後併行編廢倉猝欲速寧無苟簡曷若從容纂次之爲得臣願特降睿旨命提舉大臣申飭其屬其未進者亟加修纂已進者稍加損益如神祖可王珪之奏庶幾清朝鉅典煥然一新臣之所陳若緩實切且皆職守所在故敢不避煩艱冒昧以聞取進止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一時爲祕書郎兼學士院權直

臣恭惟陛下天資高明克自抑畏檢身約己敬天愛民有前代帝王所不及者固宜至和之氣蟠塞穹壤而歲比旱蝗民以病告喁喁之望日復有秋乃仲夏以來常陰爲沴淫雨連亘閱月彌旬間嘗開霽旋復霧霾湖水暴漲溢入都城細民失業粒米翔貴近畿州縣被災者廣或頽城郭沒官寺毀廬舍溺人民決壞堤防渰浸田畝平疇沃壤浩如濤波是非小變也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柄臣擅政導諛成風更化以還餘習未殄旱暵酷矣或謂其不傷農螟蝗熾矣或謂其不食稼元元愁苦之狀有閭巷知之而士大夫不知者士大夫知之而廟堂不知者況陛下深居九重其能盡知之乎下情不通民隱莫訴故作淫雨京畿尤甚將以感悟宸衷亟圖惟新之政天心仁愛蓋可見矣陛下惕然祇懼禱祠賑卹細大畢舉休證潛格雲陰洞開臣愚竊慮陛下狃於目前之應不復推原致異之繇天意靡常尤足深懼臣謹按春秋莊公十一年宋大水董仲舒以爲陰盛之所致嘉祐水災歐陽修上疏曰水陰也兵亦陰也脩之言蓋爲當

時發若推其類言之則宮庭嚴密之地左右褻近之私陰也內而姦邪小人外而夷狄盜賊亦陰也人君者秉至陽之德以御衆陰故主道宣明則陽暢陰伏各由其序而弗爲災否則陰盛而忤陽咎證之來未有不緣類而著見者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陛下聖性澹然固無便嬖女謁之累然除授命令間煩特旨夤緣請托侵紊成憲尙或有之倅門既開奔湊日衆豈所以杜幾微而窒萌漸乎此陰沴所爲而作也更化之初分別淑慝國論嘗一定矣衆正在廷元氣充實姦邪之黨尙肆窺覬一二年來俊賢耆艾引去相踵甚而二三近臣之進退倉猝皇遽或不知所從來於是善良之士寢不自安而窺伺者益衆矣朝廷紀綱寄於給舍維持法守政所當然聞諸道途顧猶有不得其職者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怨愴人非類洋洋乎動心矣此陰沴所爲而作也戎翟更成旣難遽恃弄兵之徒日益披猖彼其嘯聚之始非有跳梁不可制之勢也使陛下帥守得人監司得人撲其燄於未張一巡尉力耳奈何擁兵之帥或萌玩寇之心分土之臣各啓倖功之念養成癰疽馴致決潰乃始草薙而禽獮之世豈有斃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爲之變者或者幸其納降曲意招誘不知損威喪重適啓姦心二者蓋胥失矣寇虐肆行流毒甚慘嗷嗷之衆籲辜於天此又陰沴所爲而作也抑臣聞之澇於夏者其秋必旱陰盛之極陽必生焉漢儒之言厥有深指今庫下之田旣厄於水設不幸七八月之間雨弗時至高田之稼復壞於成飢饉相仍愁歎滋甚豈獨峒丁逋卒能爲患哉比者三衢之事蓋可鑒已陛下誠能念災變之可畏思君道之當修秉持乾剛法象天德開公正之路窒邪枉之蹊使衷謁不忤於朝外言不納頡相以絕近倖侵權之端尊信仁賢容受忠讞使正人端士得以行其志而恤邪巧佞不得售其私以抑小人道長之漸淮甸創殘之餘遴東良牧

寄以赤子之命，招輯流民，咸俾奠居，收瘞遺骸，勿令暴露。江湖之間，寇擊方煽，申敕帥守，戮力同心，仍遣王人衛命，督護整齊，師律激勵，士心以挫，羣盜方張之銳，則積陰之滲庶乎其可銷，方來之患庶乎其可弭也。易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古之聖人於陰之將盛，不忘戒謹如此。今災異頻仍，證應甚著，陛下可不亟加聖心乎？臣以疎庸，備數文館，睿恩拔擢，俾攝禁林，惓惓愚忠，冀一吐露久矣。幸因進對，敢竭翫翫之意，切言狂惟，陛下裁赦。

二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爲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卽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復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爲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爲安。近年侂胄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衝，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爲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侂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爲主，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時爲著作佐郎。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朴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爲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臣伏觀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迺疊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爲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爲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爲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爲何如耶。夫宮庭屋漏之遷。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孳孳履行。屢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三。而有退舍之感矣。況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荐饑之餘。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力猶憊。藥敗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矜卹之念也。恭聞間者。內廷屢藏醜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檜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尙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體昊穹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繇。延訪近臣。勤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歎銷於下。而休證格於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陛下留神毋忽。

二 是時本朝賀金國生辰使余榮至涿州良鄉縣
以燕方被圍使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擾

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當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粘罕之徒崛興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豢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韃靼小夷歛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真卽昔之亡遼而今之韃靼卽鄉之女真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死穴之翼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壹洗久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阽危而臣復以爲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覲交馳遽已狃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爲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爲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爲夷狄之衰廻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事漢嘗獲其利矣拓

拔氏河南之警，顧反爲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彊，尚當賓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鬪，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繇是觀之，使今日能爲漢宣之所爲，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羹之故，而謂讎恥可忘。勿爲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斂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修，無日不計于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懃，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鷁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三

臣伏見朝廷以楮幣過多，折閱日甚，舉積年之弊而一新之，其爲利至博也。然臣竊聽道塗之論，尙慮四方郡國之間，未能悉體公朝之意，奉行頒布，壹或不虔。其爲民患，蓋亦非一。臣嘗官于州縣，每觀詔令之下，本爲利民，而吏於其間，並緣苛擾，民未拜賜而害已隨之。承流宣化之臣，有未嘗過而問者，雖詔旨丁寧，毋得抑配，而抑配自如，毋得搔動，而搔動自若。許民庶以越訴矣，所能赴愬者幾人？命監司以糾察矣，果能舉按者何事？此臣疇昔所親見者，是以下情鬱於上達，上澤壅於下流，積習相沿，非一日矣。今新令之行，以舊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儻郡縣推行唯謹，則實惠豈不周流？然慮其間未能亡弊，或頒降有限，

僅充官吏之橐。而弗及齊民。或胥吏要求。祗給豪富之家。而弗及下戶。或創局亡幾。惠止城邑。而田里未免見遺。或爭奪紛拿。難於禁止。而公私反致多事。自非守宰得人。區處有術。則其爲害殆不止斯。怨嗟之聲。所在必衆。且神皋輦轂。近在闕庭。舉行之初。尙多惶惑。然隨病隨藥。易於察知。外而四方去天既遠。設有弊倖。何由上聞。羣情嗷嗷。感動和氣。非細故也。況欲新令之行。必先民信其上。若使遠近之人。齋持舊券。彷徨四顧。無所用之。棄擲燔燒。不復愛惜。豈不逆料它時之必至此乎。臣愚伏望申放明指。戒飭監司。守臣一意講求。多爲區畫。俾實惠及人。而無換易不行之歎。庶幾詔令之下。不爲空言。實天下幸甚。得旨

八月一日輪對奏劄時以軍器少監班

右臣比者。恭覩御筆。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鴟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減膳。有以見陛下寅畏祇懼之心。然臣博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雷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自避正朝。損常膳之外。咸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況禮文所在。又有可議者乎。且震霆之作。孟秋之癸丑也。越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頒。避殿減膳之舉。孟秋之丁卯也。甫二日。羣臣祈請之章已上。夫以蹈故循常之文。非甚難舉者。然猶歷旬浹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何其自責之約。而自恕之多乎。陛下節儉之誠。出於天性。其在平日。尙不以卑宮菲食爲難。況於畏威省咎之餘。少舒徐之。何所不可。而匆匆若是。借曰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於何有。今也誠意